



淘江湖

DAOJIANGHU

杨守松 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

I 247.57/218

杨守松 著

淘江湖

daojianghu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592923

江苏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淘江湖 / 杨守松著.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01.1

ISBN 7-5399-1436-X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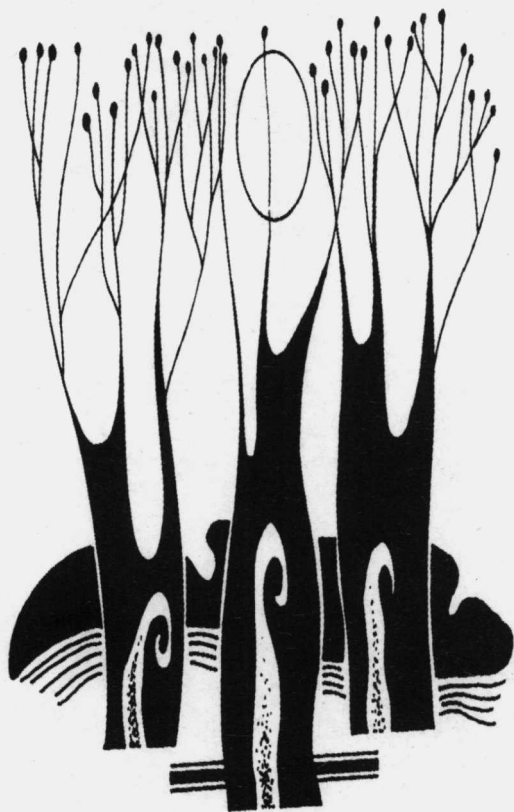
I. 淘… II. 杨…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73937 号

书 名 淘江湖
作 者 杨守松
责任编辑 剑 冰
责任校对 晓 平
责任监制 赵光明 胡小河
出版发行 江苏文艺出版社
印 刷 南京五四印刷厂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7.875
字 数 18.5 万
版 次 2001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2,100 册
标准书号 ISBN 7—5399—1436—X/I·1344
定 价 15.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升 篇



RBB70 / 10

1

这些年来，吴语中最为火爆的一个词叫做“淘江湖”，开始也不怎么“出众”，后来渐渐就成了气候，又在不知不觉中“南征北战”，蔓延到了广州、北京等地，以至于从平民百姓的口语到中南海的高级首长用语中，都出现了“淘江湖”三个字。

近日又听说，欧美国家有的人在和中国人打交道时，偶尔也会冒出一句中为洋用的幽默：你是在和我淘江湖。

这么说，“淘江湖”已经走向了世界。

可是，何谓“淘江湖”？

首先这写法上就莫衷一是。有说应作“淘浆糊”的，有说该作“捣江湖”的，也有说是“掏浆糊”的，还有认定是“淘江湖”的，笔者无法鉴定，但有一点恐怕是不无凭据的，即江浙一带口语的原意怕是“捣浆糊”，浆糊本来就靠搅拌才“捣”得像的，所以写作“捣浆糊”应该不错。

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怎么写，这第一个字的读音在苏南都是“捣”（dao）。

可是中国的语言伟大而且必将永存的原因就在于，它能够“在‘意会’中逐步演绎并且广为流传，直至上亿人得到认同。这“捣浆糊”本是方言，为什么几年中就侵入大江南北成了一种“普通话”？除了社会原因外，中文字语的奇妙无穷怕也是很重要的因素吧。

那么，“捣浆糊”的意思到底是什么？

有说就是混日子，有说是和稀泥，有说是拆烂污，有说是吹牛撒谎不干实事……

一次到赵陵乡去采访企业转制的经验，副乡长陶加平脱口说道：捣浆糊就是干部“三陪”！

我知道，陶加平在赵陵乡是个出了名的“捣浆糊”的角色，他如此出语惊人，我便紧追不舍，要他彻底交代：此话怎讲？

陶加平忽然木讷起来。

平时能说会道，死人也能说得站起来的陶乡长怎么了？

唉！陶加平有所节制地叹了口气，立刻就恢复了他的英雄本色，不很连贯但又头头是道地说了就在前几天发生的事。这内容正是我要采访的，也就照录于后。

2

这天上午，陶加平到县里开了两个会，办了三件事。

一个是“电话村”的会，由分管副县长牵头开的，邮电局当作“头等大事”在抓，他听县长、局长都说得慷慨激昂，又十分的严肃，指令年底之前要“达标”。陶加平只顾想他的老婆孩子，并没往心里去听，电话已进入一半以上的农家，可你偏要没有钱装电话装了也用不上的人家装，这么个凑数字拼指标，是哪一年的作风了？有个孤寡老太对他说过：我借了钱装起来，除了讨债的，怕到死也不会有人给我打一个电话的。你

说这种“电话村”会议能开出个什么精神来？可是不参加不行，不表态也不行，反正到会的多半心中有数，“捣浆糊”，应付一下得了！

会议没开结束，陶加平就悄悄溜出县政府，有人猜出他不会再来，就说：喂，又哪儿去“捣”？他半是得意半是无奈地一摇头：帮帮忙，千万别给我说出去——那边也是县长召集的会呢……

“创建国家卫生城市”会本该党委书记参加，偏偏仇长根书记到上海去和一个外商谈生意，就指派陶加平了。陶加平是党委委员，常务副乡长，在没有乡长的情况下，他实际上就是政府这边的“一把手”。所以好多事就落在了他的身上。他呢，没事干也难过，反正习惯了，不是到上边开会就是给下面开会，不是自己听别人的就是别人听自己的。“创建”会议压倒一切，几乎没一个敢说个“不”字。也为这，“电话村”会应付到一半，就赶紧过来听县长说“创建”，这回听得就有些认真了。下星期要来检查，谁坏了事谁倒霉，当官的撤职查办，做生意的一只苍蝇罚一千，一只老鼠罚一万。陶加平听得汗毛凛凛的，差点就忘了一件大事：他得去文化局找一个局长。

陶加平的儿子在文化站，快三十岁了还没成家。因为唱又唱不像，写也写不像，只是轻松愉快地混日子，长期这么下去也不是个办法，就想着找关系把儿子转了干部再往城里调。文化局长他不怎么熟悉，就走通了人事局一个科长，再由他和局长的老婆套近乎，这么三转两钻，就有了个七八成把握。当然也用了几千上万块钱。那钱一半是偷偷找金戈公司去报销了，另一半没发票只好自己出血。为了儿子出血再多也不会心疼的。何况这社会也就这么回事吧，钞票是身外之物，这个手进那个手出，有出的也有进的，这就“平衡”了。

到了文化局，坐了十几分钟冷板凳，局长总算找到了。局长四十出头，一副知识分子的清高模样。陶加平托人给他老婆送了礼和钱的事，局长一字不提，只是淡淡地说道，最近有几个去省里文化干校学习的名额，到时候可以考虑……陶加平是拎得清的，他连声道谢，说这几天实在忙，待空一些，请局长带些人到赵陵乡去“指导”工作……

为儿子的事办得如此顺利，陶加平有些喜形于色，便想要找个地方找几个人喝酒。偏偏遇上了税务局的小陈。他想起金戈公司去年减了几十万元的税，这小陈也是帮了忙的，税务官得罪不起，何况人家还有功于你呢。也就笑逐颜开，握了手就不肯放下：走，喝一杯！小陈千辞万谢说他有事，真的有事。陶加平心想，这小陈不像装的，可总得有所表示才对，就拖住上了出租车，直奔水产市场，然后精挑细选，装了一蒲包清水大闸蟹给了小陈：我知道你也不会少吃的，只是你老婆老母怕也舍不得买，这就算是我陶加平的一点点心意了。小陈先还客气，陶加平说：你还跟我见外？我捣浆糊“捣”出了名，其实，在当真的时候，我是绝不含糊一点也不假的呢，小陈也就笑纳了。

陶加平不免得意，觉得他既还了人情又做了人情，一箭双雕，两个会议缠得他心烦的情绪便没了影。可万万没料到的是，就在这时，一位小姐款款向他走来，直让他汗毛一凜就想逃。

3

我感觉到陶加平要说到一位名叫罗莉的小姐了。

罗莉是个川妹子。先是在县政府招待所餐厅做服务员。在招待所吃饭的一般是县的领导和部委办局的干部，接待的客人也多是有些“身份”的，赵陵乡这几年火红得很，来往的客人自是不少。往往在县里吃饭时就在招待所。陶加平第一次看到罗莉时，就有一种热火烧身魂不自主的感觉。可是这个捣浆糊出了名的角色，却是有口无心，有心没胆，有时也冲着罗莉盯个半死，但竟不曾动过半个指头。

倒是有一回，陶加平跟仇长根书记一起吃饭接待重庆的几个客人，客人酒兴很浓，且全是海量，本不会喝酒的仇长根把全部重任都压在了陶加平身上。陶加平天生的好酒量，又是个捣浆糊的老手，居然独立支撑打天下，把几个“川辣子”逗弄得晕头转向溃不成军。就在这时候，重庆客人忽然想到了微笑得体地侍候一旁的服务员罗莉。“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他们几句四川话一说，就把罗莉请出了山，由她代表四川人敬敬江苏的“老大哥”。

陶加平只注意罗莉的美貌，却不知她能不能喝酒，一时没了个谱。仇长根示意他不能撤退不能投降，他酒已半酣，凭着一股子实力和酒劲，就接受了挑战——陶加平喝酒从未有过对手，何况还是个风韵无限的女孩子？还有一层他从未对人说过，那就是他窃以为通过这种难得的机会，可以和罗莉亲近，

或许还可以进一步，跟她捣浆糊亲热亲热呢！可是陶加平却失败了。这个罗莉喝白酒犹如喝白水，三杯五杯十杯八杯只当饮茶喝咖啡，真个冷冷热热地怕人。陶加平终于信了那个“女人敬酒必有妖法”的话。如果仇长根不是巧妙地把话题扯开也把罗莉小姐引到招待所所长那里去的话，陶加平也许就惨了。

但两个人从此真就认识了。罗莉想起来还给他打电话。他不敢给她打电话但是总盼望在旁边没人时会接到她的电话。电话里他什么亲热的话都说。罗莉显得比他还要亲热，只是并不挑逗，总是见出有知识有教养的分寸感。后来有一回他借故一个人去招待所吃饭，正巧又是罗莉当班。罗莉进进出出，沏茶斟酒端菜，热情得少有。他呢，一个人独自饮酒，酒入热肠，那肠子就温温地起火，噗噗地冒烟，浑身的血液也不自觉地升温。罗莉再端菜时，他就说：罗小姐，我敬你一杯酒可不可以？罗莉说，我们规定不许和客人喝酒。他说就一杯，偷偷喝一杯，不会有人看见。罗莉说，不行的，真对不起……他有些按捺不住，一下握住了罗莉的纤纤玉指，罗莉迅速抽回手，一闪身出去了……

就这一回，他觉得那指尖上柔柔软软的全身都发酥，可是他事后又有些懊恼：何必要动手动脚的？看看说说不也挺够滋味的吗？如今你尝不到鲜反惹了一抹腥，说起来不害臊？

后来他听说，罗莉跟仇长根挺“要好”，又后来说，罗莉到花园大酒店 OK 厅做了领班……

这罗莉我也见过。那是《文学艺术周报》的一个记者来采访我，晚上没事带他去唱歌，罗莉笑脸相迎，那样子十分的青春。她见我们两个都是文化人，就说，实在抱歉得很，我们这里没有一个小姑娘是文化修养高的，假如你们不嫌弃，我来陪你们唱歌，好不好？说实在的，十几个小姐全部作态地等着我们

挑选，有几个模样不错，但那裸露的大腿很让人不怀疑她究竟有没有穿三角裤，还有，过分的职业化了的性感和挑逗让人不习惯也不舒服。当性感和动物化等同的时候，性感便是令人窒息的。最后我们当然选择了罗莉。罗莉坐在我们身边。漂亮和文化的结合是一种真正的美丽。我在几分钟后就借故离开了。我知道只有两个人单独在一起时才会有比较接近真切的谈话。

“她是个‘人精’。”朋友事后对我说。他说任何一个男人都无法抵挡罗莉的魅力。

关于罗莉，我知道的就这么多。

陶加平乍见到罗莉真有些尴尬。

可是罗莉对陶加平十分介意的“往事”的影子都没有。她得体地伸出手：陶乡长陶（捣）浆糊同志……

在赵陵，陶（捣）浆糊是公开了说的，所以陶加平并不介意，而且，这罗莉分明也是在跟他“捣浆糊”呢，于是他就放松了许多。

罗……罗莉小姐，你现在在哪儿发财？

这显然是明知故问，但罗莉也仍然说：我到花园大酒店了，欢迎陶乡长带客人来……

陶加平忽然想到花园大酒店被公安局冲了好几次，那里“三陪”小姐越来越多越来越陪得“到位”，万一要出了什么事……

罗莉看出他的心事，忙说：不过捣捣浆糊罢了，白天太过劳累，晚上找几个小姐聊天跳舞，放松放松罢了，到时候我一定找最漂亮最水灵的小姐来陪你。一边说，一边就亲亲热热地拉住了他的手。

陶加平“旧梦重圆”，竟有些飘飘欲仙的感觉，就想再和

她说几句话——他觉得跟她说话也是一种享受，可没容他启齿，罗莉已经挥手“柳枝”一扬说了声“拜拜”就没了影。

4

陶加平摇摇头，就买了几袋营养品到人民医院去看望退休干部汪文海。

汪文海是赵陵乡乡镇企业的元老之一，著名的金戈公司最早就是他一手创办的。起家时是一台“摇呀摇，摇到针头跳”的蝴蝶牌缝纫机，经过几次大的发展，到他退休养老时已有二百多个工人，三百多万资产。后来汪文海患了轻度的老年痴呆症，他躺在床上，护士给他打针服药，他有时尽遵医嘱，有时也犯点自由主义，说话时而正常，时而颠三倒四，别人的话或者听得懂或者毫无反应。乡党委和乡政府时常派人来看看他，说说乡里的新人新事新成就，他似乎对什么都反应不快，只对金戈公司的情况关心体贴，稍有什么不合心意的，就骂骂咧咧地发牢骚，有些人怕他发火，更怕他得罪了仇长根书记转而把“帐”算到他们身上，所以渐渐地来看望他的人就少了，即使“代表组织”来医院，也有些“例行公事”一般，心里倒盼着他真的痴呆到家，只要不提“金戈”不说乡里的事情便大吉大利……

陶加平倒也不担心汪文海说三道四，因为他知道仇长根十分的信任他，几次许诺，空缺的乡长的位子非他莫属，只等明春开人代会做个选举的形式罢了，平时有什么重要的事，仇长

根也多先和他通气，别人有些妒忌，可也没办法，只能说：这陶加平捣浆糊还捣出点名堂捣出点好处来了……陶加平听了这话也不在意，反正他天生就这个性格，或者天生这世界就需要他这号人，要是你太认真太心急什么都一本正经，你又怎么能够过得下日子又怎么能当上副乡长还指望“拨正”呢？古人言，从来都是软绳捆硬柴而从不会硬柴捆软绳的。硬柴一弯就断了。陶加平能把口号当行动准则吗？能一条一条去对号入座吗？社会上的党内的那些个阴暗面要太当回事的话你不是气死就是要斗死——七斗八斗到头来斗垮的只能是自己，这年头的最高标准那就是要看老百姓的生活是不是比以前好多了。事实是好多了！好多了还要怎么样？好多了就是主流。好多了就不怕捣浆糊。汪文海脑瓜子痴痴呆呆还留在十年二十年前的空气里，那会儿吃一顿饭都是要被老百姓骂的。现在你吃得昏天黑地也没人在意了。所以陶加平心里宽着呢。汪文海要说就让他说去，堵人家嘴总是不对的，何况还是个有功之臣呢，也就心中踏实地到了人民医院。

汪文海把赵陵乡的干部都当成是自己的部下自己的晚辈。这种根深蒂固的东西使得他无论是清醒时还是痴呆时说话神态都有些居高临下。陶加平是他一向看不入眼也看不惯的“角色”。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他听说陶加平提为副乡长时就这么说。后来陶加平捣浆糊出了名，他又重复道，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以至于乡里干部来医院看望他的人当中，陶加平是最不受欢迎的一个。

可是陶加平又来了。

陶加平在赵陵纺织厂工作过几年，汪文海退休以后他接任了厂长，没做什么大事，可也是苦巴巴地撑过来了。那时候“金戈”还不出名。每年几十万元的利税吧，在赵陵还算是一

流的。陶加平却甘居人后，什么都不争不抢，倒也过了几年太平日子。后来却因“祸”得福，被提拔到了乡工业公司做经理，又不久，他成了副乡长，他常常对人说，想要当官的没当成，不想当的反而眼一眨就见天上掉下来一个林妹妹……

陶加平一走，新上任的陈跃几个月就轰轰烈烈干了起来，工厂改了公司，厂长成了董事长兼总经理，几百万的资产一下子成了几千万，那上海借的三千万元就是这期间投入的，仇长根把金戈公司当成赵陵乡的一面大红旗，人前人后扛在肩上，哗啦啦地飘飘扬扬，威风赫赫。金戈成了赵陵的娇妻宠妾，金戈也成了赵陵的最高指示，凡是有利金戈的事就坚决地做，凡是有利金戈的话就坚决地说，在别处，只要提到赵陵，人们必定要想到金戈；反之，只要提到金戈，也必定要想到赵陵。仇长根把赵陵和金戈的旗帜推到全县推到全省又走向了全国……

可是曾几何时，金戈开始出现了危机。

汪文海偶有所闻，在清醒时便要骂娘，却又骂不到点子上，只是一棒扫去，见谁恨谁，有时痴痴地愣半天，护士为要催醒他吃饭，别的不灵，只要说金戈来人了，他就会有所知觉。这汪文海也真个怪得奇妙，只要是年轻女子温柔说话，他从未发过神经骂过人……

陶加平对汪文海是从来不敢捣浆糊的。汪文海是金戈的元老，有功之臣，再说，人已经痴痴呆呆的了，怎么好再和他捣浆糊呢。

汪文海木瞪瞪地看着陶加平，看了足足有五分钟，而后突然冒出了句：你这混账王八蛋！

陶加平谦恭地听着，并不解释，也不接话。

汪文海的眼睛又没有光泽了。眼珠子和床单一样的苍白，头发和墙上的石灰一样的老旧。陶加平心中有些难过。他轻轻

地帮着掖了下被子，小声地说：汪厂长，你想吃什么？

吃？全被你们吃光了，还有什么吃？

汪文海莫名地清醒过来，然后从床上一跃而起，直指着陶加平的鼻子臭骂了一通：你这个王八蛋，好端端的一个金戈公司，就被你吃光了搞光了，到如今欠债还不出，工资也发不出，照这么个搞法，还不知要“败”到什么地步呢！

陶加平绝没有想到汪文海会说出这一番惊心动魄的气话来，金戈是汪文海的命根子，可已经退休了的汪文海又何必如此当真呢？再说，金戈公司虽说问题不小，但至少眼下还是赵陵乡的一块牌子一面旗子，仇长根小心地护着呢，会这么惨兮兮的可怜？何况，仇书记也在积极地想办法呢，转制啦、折价抵债啦，还有再运用外界关系造舆论做广告树起更高的形象从而以此作资本再去贷款搞技改啦等等，捣浆糊的办法千千万万，只要吃准并抓住了其中一条就可能转危为安起死回生……

陶加平不吭声不接嘴，汪文海的痴呆症是轻度的也是阵发性的，等到他说够了思维模糊了不就平安无事了么？

果然，汪文海的脸上又恢复了一片惨白，陶加平瞅着这个机会，身子一缩就出了病房。

也在这时，党委书记仇长根打他的拷机，要他“速回电话”。

5

仇长根说，分管金融的刘副县长老家来了一个“代表团”，

已经在县里听过看过了，今天要到赵陵乡去“学习”，要他代表乡党委、乡政府“接待好这批贵客”。

陶加平听出了仇书记的意思，因为赵陵要县里在资金上给予支持，至少借个三百万元，明里是给金戈公司添个设备，实际上是应付下个月干部和教师的工资。干部的工资拖几个月不要紧，只要写个白条，打个招呼就行，干部哪个不听当官的哪个不怕当官的？可是教师不怕，教师工资拖欠了就是大事。仇长根一直追住刘副县长要钱，刘副县长粥少僧多，不知该把仅有的几千万资金往哪里调拨是好，正在这节骨眼上刘县长老家来了人。赵陵乡的接待让客人满意不满意，自然就成了某种“政治”任务。

事关赵陵乡的实际利益，陶加平不敢怠慢，匆匆忙忙赶回赵陵，径直去了乡的招待所，亲自配了个菜单，要求全速全力照办不误，然后，他恭恭敬敬地等候在乡政府门前的公路口，心里嘀咕着：今天这“浆糊”该怎么个“捣”法是好呢？

客人来了七八个，陶加平满面春风笑得眉毛弯曲如柳，他一一握手，对每个人都说一声“欢迎光临”，其神态仿如宾馆门口迎宾小姐一样的皮笑肉不笑，一样的留声机似的重复，虽然他笑起来不仅机械也不好看，但让人看上去却显得很真诚很投入，所以客人先就有了几分感动。

会客室是一式的红木台、椅，通亮的大灯照出豪华气派的光亮和轮廓。客人见了五层的乡政府大楼先就仰视了一番，再见这价值数十万的会客室，无一不啧啧赞叹，自愧不如。陶加平倒无一些儿自负，也绝无居高临下之态，因为他比客人更加清楚，说不定哪一天这整套的红木公用品就悄然搬去抵了那无穷的债务了呢！何况，这是刘县长的“贵客”，他不想谦虚也得谦虚，哪还敢稍露得意之色？再说，他陶加平接待过的客人